(transcription Dang Xiayin, June 2018, **注：原手抄本用竖排抄写，为方便抄录与读者阅读，本文采用横排抄写）**

（封面） 三条人命案

（第1页）

三条人命案

简说

一九六七年，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南下到上海公检法单位审查案件。看到了一个案件 ，有个名叫“洪海棠”的妇女，在一九五0（Korrektur零）年槍（Kurzzeichen枪）杀了三条人命，只判了监外执行两年的徒刑。学生说：“此案稀奇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想通过此案抓住条大鱼。”

首先，我们查到“洪海棠”，当时已有五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头发还未白，显得硬气，看不见一点老的迹象。她在上海南京路的一个百货商店工作，住在店旁楼房的楼上。屋里收拾得很朴素清洁，一进去就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。外表看来，洪海棠一点不象（Korrektur像）一个犯了三条人命案的凶手。十八个学生来找洪海棠，单刀直入地问她为什么杀了三条人命，只判了两年徒刑。

洪海棠说：“要了解案情的经过，就必须从头说起。我原姓李，老家在安嶶（Korrektur徽），家有父母，还有弟妹七、八个，我是老四。有一年安嶶遭灾，父母带着我们弟妹七、八个逃荒来到上海。当时我仅有七岁，到上海后住在一间破草棚里。父亲外出找活干，母亲领着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出去要饭，留我带着弟弟妹妹在家。生活非常贫困，身无遮衣，家无顿饭，这样免（Korrektur勉）强维持了一年。有一天，我正领着弟弟妹妹玩，有一个黑胖子戴着手表，手玩核桃，看着我们玩了约两个钟头。后来他问我家在什么地方，有几口人，老家在啥地方，父亲在什么地方干活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又问我几岁了。开始我被他的凶脸吓住了，但还是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，并告诉他：父母亲晚上才能回来。到了晚上，他又来了，并且告诉父亲，他叫洪爷，是作珠宝生意的。问我父亲是否愿意在他店上干活，生活不会亏待的。父亲正没活干，他就同意了。到店后，父母负责做饭，哥哥姐姐负责扫地和跑脚。因为当时我生的聰（Kurzzeichen聪）明、伶俐，也学会了做一些事情。

（第2页）洪爷经常教我读一些书和做某些事情，并经常测验我。我当然也很用心。外表看来他非常满意。这样干了一年，洪爷把我父亲叫到他跟前问：“你们常提到回老家，我成全你们，祘（Korrektur算）一下要多少路费？”我父亲祘了一下回答了他。他说：“假使你们愿意把老四给我抚养，我愿出加倍的路费，外加些安家费给你们。”我父亲有点捨（Korrektur舍）不得我，但想到这么多子女跟着也是受罪，既然洪爷要认我做女儿，而且有钱回家，也就同意了。这样，父母过了几天，就和我挥泪而别了。以后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而我就成了洪家的人，取名叫洪海棠。

从此以后，我在洪家一跃而成了“小姐”，每天有人专门教我读书、诗画歌舞，以及绣花针线。并在十岁时，洪爷亲自教我拳术、击剑、枪法等各种武术。和我一起学的有洪爷的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方方，一个叫赵二。方方长得眉清目秀，赵二生得黑胖。洪爷看我是个女的，怕我气力不够，除了气功外，还教我“点穴法”。这样直到我十九岁时，从文学、诗画到各种武术，从实际上讲如礼节，到各种针线活，我完全可以说自己精通了。特别是，“点穴法”，我可以说是精中加精。但我只知道洪爷是珠宝商，而不知教我各种武术有什么用。

有一天，洪爷把我们三人叫到他的密室里说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现在有门生意来了。”到现在我才知道洪爷是个盗。他说：“从美国归来一个华侨，约有四十开外，带回一块玉，价值五百万美元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并且有五十个保镖紧随，一般不得靠身。现在你们三个人哪个敢去把玉盗回来，不辜负我的培养。”方方和赵二对视着不敢出声，我当时想，是我显身手的时候了，于是我说：“我愿去。”洪爷看我武术虽有，但未干过这样的事，怕我不能胜任，仍要方方和赵二去，但二人心怯不敢领受，我仍然坚持要干，我说：“我是一个妇女，不容易受人注意。二来接近华（第3页）侨商人也很容易。洪爷不得不同意。限我们五天时间完成任务，回来这个家就留我主持，假如没完成，那只有死，决无脸面见人。这些条件我都一一答应了，只向洪爷要了两只手枪。穿着平时最喜欢的一件颜色很鲜艳的印度旗袍，脚穿高跟皮鞋，背着当时一个较时髦的黑皮包，就出发了。走到南京路上，我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都在议论我是那（Korrektur哪）家的阔小姐。但我很平静，不理他们，只顾到华侨的旅馆找了一间房子住下来。一连三天都没有下手的机会。那个华侨的住处确实戒备森严，而他平时也不出来。到第四天上午，我想这次必须死了，无法完成此任务。此时，方方设法替我找到了一个消息说：“华侨晚上七点钟要去跳舞。”我想机会到了。下午六点，我又打扮了一番，坐上租的汽车，到了夜总会。由于经过一番精心打扮，进去后引起了那些阔少爷的情意，也引起了那些贵妇小姐的白眼。我全然不理会他们，象（Korrektur像）进了无人之境，坦然自若，独自要了一杯咖啡，悠悠自在的喝着。我来以后，极冷落的那些阔少爷都跑来邀我跳舞，我全然不理。到了七点整，正当我斜眼注视着大门时，只见那位华侨迈着轻快的步伐，高傲地走进来。这时全场都站起来，迎接这高贵的人。贵妇小姐们都到他面前献媚，我知（只）当不知，依然慢慢地喝着咖啡。因为这些贵妇、小姐在我面前一比，都显得非常逊色。因此，这位华侨的眼光往我这边扫了一会儿。大约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走过来邀我跳舞，我不卑地微笑点头答应了他的邀请。我的舞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，这位华侨有四十开外，舞技也相当不错，也极为灵活，可祘（Korrektur算）是位风流人物。第一场后休息时，他请我喝咖啡，并对我说，准备跳几场后，同我共进夜餐，并问我是否愿意要个房间同寝。我没有当面回答他，仅给他一个媚眼。当乐队奏起，他邀我跳第三场时，我看见灯光一闪，就“啪”的一个耳光打在这第4-6页缺失（第7页）作为。周良比较善良，非常听我的话，这样约莫过了三个月之久。

有一天，周良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：“姐姐，今晚有一个华侨在大州拍卖一块叫“九龙跃珠宝”的宝玉，外表白似银，并可清楚的看到九条彩龙圈在球里，虽然只有砖头大小，但价格很贵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见到玉手就痒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听你的话，决不干这勾当了，我们只去看看，开开眼界。”我见他再三要求，也就答应了。我也有我的看法，一是想去见识见识，二是在这种场合下，赵二肯定要搞他那一套，我要看看他的武艺究竟有多高。

我们二人在拍卖前半小时来到大州里，买了第二排中间的位置坐下，等候拍买（Korrektur卖）。这时我发现一个妇女穿着我过去喜欢穿的那种颜色的旗袍，北（Korrektur背）着我当时同样的黑皮包。我觉得她非常像我年轻时的长像（Korrektur相），另外，我觉得来者不善。从我和周良来说，今天选的位子好。我又用眼睛向四周环视了一眼，发现后二排正对着周良的位子，坐着我十八年前的仇敌赵二。他虽然老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。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到场，也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在他面前，所以赵二没有把我认出来，我阴森的眼光把赵二盯了几下。赵二把我的弟弟认出来了。我心想，今晚要注意，如果赵二与那位妇女把宝玉盗去了，我要把它盗回来。如果是拍卖出来，那就祘（Korrektur算）了。我明知道这宝玉对我今后的报仇计划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，这待以后再说。另外我必须时刻注意保护弟弟，防这赵二下毒手。拍卖开始了，华侨先把宝玉拿出来亮了相给大家看。这玉确实可爱，外表又白又光，对着灯下，九条彩龙在里面飞腾翻浪。巨商们一个个的出价购买，价一个比一个高，钱当场就付出来了。我在这时觉得灯光一闪，我立即叫弟弟注意黑枪，话未出口，我就将周良的头按下来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周良前面的一个人随着槍（Kurzzeichen枪）声倒下来，马上没气。这里要交待一下，为什么灯光一闪才开枪，这是社会留下来的习惯，（第8页）这些开枪的人，外表看来正人君子，另外又看武艺高强，在这瞬间开枪，使旁人没察觉，无法提拿。开枪后当时一陈（Korrektur阵）乱，很快就平息下来，拍卖又开始了，价钱越提越高。我在这时发现有人向那女子微微一抬手，这只有我们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察觉出来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这是强盗开始动手的信号，我就更加注意了，周良比较善良、忠厚，我不准他盗，因此他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九龙跃珠上了。这时灯忽然灭了，约几分钟时间灯又亮了，只见华侨大叫：“我的玉不见了。”那些出钱的巨商也在高叫：“我的钱不在了。”观众一听玉不见了，就哗地一声轰出了全场。

我立即拉周良紧跟那女子，那女子东张西望，手拿提包，好像在找什么人似的。我想她是在找赵二，她刚好一回头看到周良，把提包往地上一放，拉住周良说：“几十天都没有看到你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我立即用“狸猫换太子”的办法，用自己的手提包将她的手提包换了过来，便走过去对周良说：“弟弟咱们回家吧。”周良看了看那女子，点了点头，便默默地跟我回家了。到家一看，玉盗回来了，而且在场中救了他的命，对我更是五股投体（五体投地）了。

再说那洪玫瑰回到家里，看到赵二已在密室等她了，她上前叫了一声爸爸：“我把玉盗回来了。”赵二不愧是个入场的，他说：“我看不会吧！你与周良那畜牲讲话时，我看到那个中年妇女在旁一闪，玉恐怕被她盗去了。”洪玫瑰说：“那是周良的姐姐，宝玉确实被我盗回来了。”边说边开手提包的拉练（Korrektur链），一看呆住了，包中有块砖头、烂瓦片，钱和宝玉早已不翼而飞了，再看看手提包，也不是原来那个了，连她自己的钱，也被盗去了。赵二说：“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强外更有强中手，你太嫩了，今天遭人暗祘（Korrektur算）了，不如我的......”他知道自己失口，就忙改口说：“祘了，下去休息吧！”待洪玫瑰走后，赵二心想，我的武术在上海是有名的，比我高的方方早死了，而洪海棠在狱中已十八年了，早已下落不明，生死不知了。但这一次大徒弟暗祘周良时被一位中年妇女救了，洪海棠的提包也是被一位中年妇女用“偷樑（Korrektur梁）换（第9页）柱”的手法给盗去的。我从来也未听说周良有个姐姐，莫非那个姐姐就是洪海棠。赵二想到这里，气的浑身发抖，又怕得要死，他知道我是不会罢休的，一定会找他祘（Korrektur算）总账，因此他想先下手为强，当时又把洪玫瑰叫去说：“这几天到上海各处察看，看这位妇女同周良住在什么地方，干什么勾当，我要去会他。”

我在家也想到赵二是不会罢休的，肯定要来报复。周良被吓住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们还是逃走吧！离开上海滩就好了。”我本来想叫周良先走，但又想到赵二是个老光棍，那洪玫瑰从长象（Korrektur相）和年令（Korrektur龄）来看，很象（Korrektur像）我的女儿，我看他们二人那样相好，也想弄清楚再说，便对周良说：“弟弟，你不要害怕，一切有我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发现洪玫瑰在这转圈，周良看到后想叫她进来，我没允许。在洪玫瑰来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，我都叫周良照常营业，打开门，我搬出一张沙发在门口坐着，约到九点钟的样子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赵二一摇一摆向我走来，进来后一握手，我还是礼尚往来，指了指椅子让他坐下。赵二坐下后便对我说：“洪海棠，咱们的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从此不要再提，这就祘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仍然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要不，你仍旧回你的老屋里去，我听从你的指揮（Kurzzeichen挥）。”我知道赵二想收买我，我轻轻地冷笑了一声说：“还我方方，祘清十八年的账。”赵二一看软的不行，便出现了流氓的凶相，手将腰杆一插说：“自从你入狱后，上海滩谁不知道我赵二。”我仍然是一句话：“还我方方，十八年的账要祘清。”赵二说：“你要祘，你有种，明天上午九点钟到西郊公园去祘。”我说：“明天奉陪，我在其他地方打死你可以不祘，凭我洪海棠的本事，我一定要在那间老屋杀掉你。”赵二听到这里，便满脸横肉的问我：“明天去几人？”我说：“单枪进去。”到这里赵二便走了。等赵二走后，周良出来说：“赵二人多，我们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离开上海，远走高飞祘了。”我说：“他有什么了不起！明天我偏去见（第10页）见他。”周良见我执意要去，便要跟我一起去，我把他安慰了一番，并让他明天在家等着我。

第二天，我又嘱咐了周良，就到西郊公园去了，我仍然穿那件旗袍，背着黑提包，穿了双高跟鞋，到了公园，进去一看，赵二真动功夫，收买了不少地痞流氓，公园遍地都是他的人，个个横眉瞪眼。我进去后一直朝约定的亭子走去，根本不理会这些小丑们的表演。走到亭子里一看，赵二和洪玫瑰已坐在亭子里等我了。我进去后，便在赵二的对面坐下。赵二先开口：“洪海棠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今天我把话说清楚，有道识时务为俊杰，我们老账一筆（Kurzzeichen笔）勾销，否则，哼哼，你是有来无回，今天就死在亭子里。”我仍面不改色，心不跳地说：“还我方方，清祘（Korrektur算）十八年的账。”赵二这招不行，又来一招，他指着洪玫瑰对我说：“这是十八年前你生下的女儿，你把她塞在密室的座位下，我把她抚养成人，假如我们说和了，我便把女儿还给你。”当时洪玫瑰看得发呆。我说：“我早已料到她是我的女儿，现在女儿还在，方方和十八年前的账要祘。”我边说边掏出半块玉来交给洪玫瑰，玫瑰也从身上掏出半块玉来一倂（Korrektur拼），真是完整无损，没有半点多余。面前这位虽然是亲身骨肉，但没有半点感情，况且，她又在第一次盗玉时，败了她的名誉，损了她的面子。我接着说：“玫瑰，赵二是杀你父亲的凶手，害你母亲的罪魁，现在是你认清他的时候了。”毕竟是亲骨肉的感情长，她又从赵二的口里知道我救了周良两次命，便双脚一跪说：“母亲，我从此永不离开你了。”赵二一听，“呀”的一声惊叫：“你这贱人。”掏出手枪要打玫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个箭步跳上去，轻轻照赵二的手腕一抓，“啪”的一声手枪落地。亭子外，赵二的喽啰们，看到亭子内动了手，便个个想掏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看到我抓住赵二的手腕，他们不知底细，没法下手。我便声色严厉的对赵二说：“你放明白点，立即把我们送出去，否则立即叫你去阎王。”赵（第11页）二知道我的点穴法相当厉害，早吓得渾（Kurzzeichen浑）身都软了，连声说：“你不用急，我送你出去。”并连连对外边摇手，叫这些喽啰们不要动手，就这样，我一直抓住他的的手腕，赵二一直将我们送出公园很远，我才放他，并对他说：“今天饶了你，仇一定要报，账一定要祘（Korrektur算），不在那屋子里打死你，我洪海棠不祘英雄。”说完，我们母子二人扬长而去。

回到家中，周良早等很不耐烦了，看我和玫瑰一块来，真是又惊又喜，笑着说：“姐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刚要回答，玫瑰从旁边已抢先说了：“不许你叫姐姐，要叫妈妈。”周良更是摸不着头脑，越发急越弄不清怎么回事。我慢慢地将前因后果仔细地给他二人讲了。我看玫瑰、周良二人确实很好，第三天，我就主动叫他们结婚。过了三天，我对他们说：“这里不是你们常呆的地方，我看你们还是离开这地方吧，”他们叫我同去，我说：“我还要报仇，另外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不想离开上海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没有钱，妈妈是不是将九龙跃珠宝玉还给我们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带着危险太大，而且这块玉将来能救妈妈的命。”他们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第二天我戴了一个特殊的戒指，把他们带到赵二那间房子后边一个非常偏僻的死巷子里，对着机关一按，墙上立即出现一扇门，走进去是一座仓庫（Kurzzeichen库），里面珠宝应有尽有。我给他们每个人满满装了一皮包，够用一辈子。并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香港，干些事业，不能坐吃一辈子，也绝不能干那些强盗买卖了。”退出来后，我对着机关又一按，墙壁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随即我们又去照了像（Korrektur相），留作纪念，于是挥泪而别。

再说赵二，回家后闷闷不乐，心中非常不快活，一连几天不出门。那些徒子徒孙们大部分看到赵二在公园里一败涂地的景象，就如树倒猢狲散一样，没几天都告辞而别，各奔别处去了。赵二这时只剩下两个徒弟，一个叫黄玉，一个叫李四，都长得膀大（未完）